

王蒙

著

短篇小说精选

惶惑

王蒙
精选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王蒙

著

短篇小说精选

惶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惶惑 / 王蒙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6.7
ISBN 978-7-5502-7956-8

I . ①惶… II . ①王… III .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6016 号

惶 惑

出 品 人：唐学雷
作 者：王 蒙
责任编辑：李 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68 千字 700mm × 980mm 1/16 印张：23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7956-8
定价：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惶惑 | 目录

- 001 冬雨
- 004 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
- 024 歌神
- 040 夜的眼
- 048 说客盈门
- 056 买买提处长轶事——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
- 066 风筝飘带
- 082 春之声
- 091 海的梦
- 100 深的湖
- 119 心的光
- 131 最后的“陶”
- 146 惶惑
- 158 青龙潭
- 170 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
- 176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

199	妙仙庵剪影
207	无言的树
215	临街的窗
222	在我
226	轮下
250	来劲
254	庭院深深
263	坚硬的稀粥
277	初春回旋曲
282	神鸟
287	纸海钩沉——尹薇薇
296	我又梦见了你
301	济南
307	饥饥
318	山中有历日
342	我愿意乘风登上蓝色的月亮
357	杏语

冬 雨

今年冬天的天气真见鬼，前天下了第一场雪，今天又下起雨来了。密密麻麻的毛毛雨，似乎想骗人相信现在是春天，可天气明明比下雪那天还冷。我在车站等电车，没带雨具，淋湿了头发、脖子和衣服，眼镜沾满了水，连对面的百货店都看不清。右腿的关节也隐隐作痛起来。

下午有几个学生在我的课堂上传纸条，使我生了一顿气。说也怪，当了二十年小学教员了，却总是不喜欢小孩子，孩子们也不怎么喜欢我，校长常批评我对学生的态度不好。细雨不住地下，电车老不见来，想想这些事，心里怪郁闷。

当当当，车来了，许多人拥上去，我也扯紧了大衣往上走，在慌忙中，一只脚踩在别人的鞋上，听见一个小伙子叫了一声。

我上了车，赶忙摘下了沾满了水的眼镜，那年轻人也上了车，说：“怎么往人脚上走呀！”我道了声对不起，掏出手帕擦眼镜，又听见那人说，“真是的，戴着眼镜眼也不管事，新皮鞋……”

我戴上眼镜，果然看见他那新鞋上有泥印子。他是一个头发梳向一边的青年，宽宽的额头下边是两道挑起来的眉毛，眼睛又大又圆，鼻子大而尖，嘴里还在嘟哝着，我觉得这小伙子很“刺儿”，对成年人太不礼貌，于是还他一句说：“踩着您的新鞋了，我很抱歉。不过年轻人说话还是谦和一点好！”

“什么？”他窘住了，脸红了，两道眉毛连起来。我知道他火了，故意轻轻地、倚老卖老地咳嗽了几下。

就在纠纷马上要爆发的时候，忽然电车的另一边传来一阵掌声。

怪事，电车上该不会有人表演杂技吧？我们俩回过头，只见那边一部分人

离开了座位，一部分人探着身子，注视着车窗，议论着、笑着。

我不由得走过去。原来大家是围着一个小姑娘。那小姑娘梳着小辫子，围着一个大花围脖，跪在座位上，聚精会神地对玻璃。再走向前一步看，才知道她是在玻璃上画画。乘客呼出的气沾在密闭的窗玻璃上，形成一层均匀的薄雾，正好做画板。那小姑娘伸出自己圆圆的小指头，在画一座房屋。她旁边座位上跪着一个更小的男孩子，出主意说：“画一棵树，对了，小树，还有花，花……”小姑娘把头发上的卡子取下来画花，这样线条更细。我略略转动一下目光，哎呀，左边的几个窗玻璃上已经都有了她的画稿了。一块玻璃上画着大脑袋的小鸭子，下面有三条曲线表示水波，另一块玻璃上画着一艘轮船，船上还飘扬着旗帜，旗上仿佛还有五颗星。哈哈，这一块玻璃上是一个胖娃娃，眼睛眯成一条线，嘴咧得从一只耳朵梢到另一只耳朵梢……回过头来看，她的风景画刚刚完成，作为房屋、花、树木的背景的，是连绵的山峰，两峰之间露出了太阳，光芒万丈。

“这个更好！”一个穿黑大衣的、胖胖的中年女人说。

“好孩子，手真利落！”一个老太太说。

“真棒，真叫棒！”售票员笑嘻嘻地从人群中退了出来，又恢复了那种机械的声调，“买票来，买票来，下站是缸瓦市！”

车停了，下车的人在下车前纷纷留下了夸赞小画家的话。那女孩好像根本没有听见这些议论，只是向身旁的男孩说：“弟弟，再画一个好不好？”男孩连连说：“好，好，再画一架大飞机！”两个人就从座位上下来，向右边没有画过的窗玻璃走去。车上的人本来不少，又聚在一端，就显得很挤，但大家自动给他们让了路和座位。隔着许多人，我只看见那小画家的侧面，她的额上、鬓上的头发弯曲而细碎，她的头微扬着，脸上显出幸福和沉醉的表情。她弟弟的样子却俨然是姐姐的崇拜者，听话地尾随在姐姐后面。

车到“平安里”了，小画家已经在所有的玻璃上留下了自己的作品。她拉着弟弟准备下车，别人问她在哪儿上学，叫什么名字，她只是嘻嘻地笑，没回答。我退到车门边，欣赏着她天真活泼而又大方的样子。她就要下车了，忽然目光停留在我身上，然后深深地给我鞠了一个躬：“赵老师！”她的弟弟也随着给我鞠了个躬。

“这难道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大吃一惊，想看看她胸前戴着校徽没有，她已经下去了，在车外边一蹦一跳地走在细雨里，矮矮的身影很快消失了。

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到我身上了，一个老年人向我伸出大拇指：“这是您的学生啊？真不简单。”售票员一边给乘客找着零钱，一边质朴而滑稽地说：“唉，我要能当教员，有这么好的学生，一天少吃一顿饭都高兴！”所有的人都友善地、羡慕地、尊敬地看我，我一时手足无措，只好哼着、哈着往电车的另一端走，一转身，正好看见那个被我踩了新鞋的小伙子，才想起这儿还有一场未了的纠纷。那小伙子看见我，想躲开，又躲不开了，露出了一种怪不好意思的样子。

阴天，时间虽然不算晚，车里的光线却暗下来了，于是售票员打开了电灯。大家立刻都愣住了，因为那“玻璃画”在灯光下获得了新的色彩，栩栩如生，好像我们坐的不是环行电车，而是，而是是什么……那车的窗户，全是雕了花的水晶做的！

电车上的乘客亲切地互望着，会心地微笑着，好像大家都是熟人、是朋友，我对面有一对年轻的恋人靠得更紧了……好像有什么奇妙的东西赋予了这平凡的旧车厢魅力，使陌生的乘客变得亲近，使恶劣的天气不再影响人的心绪了。

至于我呢，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的细雨——雨点已经变成了小小的霰粒。

——1957 年

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

应该怎样为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画像呢？是刻画他们在风吹日晒下黝黑而皴裂的皮肤吗？是描写他们沾满了尘土、芒刺、树叶、粪肥的长靴吗？是渲染他们的黑条绒上衣的后背上透出来的白花花的汗渍吗？是同情他们熬红了的眼睛和嘶哑的喉咙吗？是羡慕他们在本地的无上威权，走到哪里都被注视、被谛听、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吗？还是为了他们往往处在矛盾的焦点，受到各方的夹击而不平呢？



先说说队长铁木耳：他生活在新疆一个维吾尔族农民聚居的农村，四十三岁，大眼睛，紫黑的方脸上刻着几道稀疏的、深深的纹络。新中国成立前他在煤窑背煤，腰腿受损，至今微有驼背，即使空身行走也显得很用力——他不会那种轻松地疾行或者从容地漫步。

多年来，他担任社办煤矿的领导。一九七二年因病回到六生产队，一九七三年当选队长。两年时间，铁木耳队长怎么样呢？看一看六队新开垦的土地，整齐的庄稼，疏浚了的渠道，再看一看社员脸上的笑容和家里新添置的什物，就了然了。

但是他有一个不算美气的绰号：泰推尔，直译“反着”，意译可作“杠头”。就是说，他爱抬杠。例如，一九七四年夏收时节，仅仅因为还剩两亩小麦割倒了没捆起，他竟然把会计带领着的报喜队伍从半路上叫回来！

一九七五年初春，州上要开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级让六队报材料。十九岁的会计谢米什丁根据铁木耳的口述写了一份，送到了负责此事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谢力甫那里。

谢力甫三十挂零，白净脸，双眼皮，长眉上挑，动作带一点女性的味儿。他原来是自治区一个厅局的翻译，汉文和维文都学得不错。但是，他日益愤愤的是：译得再好也不过是翻译，而他当年的两个做一般行政工作的同学，却在近年提拔了。他的业务能力坠住了他的高飞入云的翅膀，他多次请调不成，决心离开乌鲁木齐，以照顾老母为由回到了故乡。他言称声带病变，拒绝再当翻译，选择了来这个公社担任秘书。他认为，秘书至少能掌管公章，而翻译连舌头都不归自己。

当了半年秘书之后，他就当了副主任。这职衔有一种奇妙的效应，他觉得自己身量变高了、体态丰满了、嗓音洪亮了、举止大方了。道路已经打通，光辉灿烂的前程才刚刚开始。

这天，谢力甫拿着六队的总结来找铁木耳，谢米什丁也在场。

“铁木耳哥，”按照穆斯林尊重长者的习惯，谢力甫屈尊叫了一声，“州上要开会，我们打算让您去呢。”

“也行。”铁木耳应道。

“可这个材料不行。”谢力甫转头看了谢米什丁一眼，正在打算盘的小会计连忙点头，“高度不够，站得太低。是你们的指导思想有问题……”

谢力甫讲解了一些“精神”。他的话里充满了农村干部难以理解和记忆的那些新名词、新提法以及新流行的省略语。

铁木耳垂手呆坐，不吭声。

“譬如说，‘评法批儒’你们队里是怎么搞的？”谢力甫提示。

“没搞过。”铁木耳的回答简单、冰冷。

“理论队伍是怎么建立的？”

“……队伍？”铁木耳翻了翻眼，由于脸黑，他的泛着青光的眼白显得格外鲜明，然后，他垂下了眼帘，“没有。”

“再譬如，你们是怎样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您至少传达过去年夏天我的讲话吧？”

谢力甫多么希望铁木耳回答一声“是”啊。只要他头一点，底下的事就不用他管了。

铁木耳的回答仍然是一个词：“没有。”

“您怎么……”谢力甫几乎咆哮起来。

其实，不只铁木耳，许多队长都没传达谢力甫的讲话。身处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生产队长，哪有兴致去磨那个嘴皮子？当然，对待上级正确的指示，他们是认真贯彻的，不仅用语言，而且用行动，用他们的全部心力和汗水，至于那些冒充上级精神的空话、废话、屁话，对不起，一般是边听边忘，在不得不照本宣科地说一说的场合，至多也不过是边说边忘罢了。

但是谢力甫不理解。他对报刊上的精神有多么理解，对队里的实际就有多么不理解。“您……”谢力甫气得腮帮子凸出来了。他多么想把这块铁疙瘩狠狠收拾一下啊，但是，不行，现在的任务是写材料。他知道材料写好了，对于自己有多重要。他咽了一口唾沫，强作笑容，开导说：“铁木耳队长！您别什么都‘没有’好不好？至少，您得说说您想了些啥嘛，难道您就知道抡砍土镩，却没有思想吗？”

铁木耳瞥了他一眼，问：“您知道咱们这个村庄早先的名称吗？”

这回轮到谢力甫摇头了。

“我们这里原名阿克提干（白刺草）。一百年前，这里是长着没边的白刺草的荒地。有三个穷汉追逐一只狍子来到了这里，发现了一小块被山洪漫过的土地，哥儿仨用花帽翻过来盛上麦种，把金黄色的种子撒到这块土地上……后来，这儿能打粮食了，穷苦人的劳动就被地主霸占了。解放军到来的时候，这里是艾力伯克（伯克：维语，对于封建豪绅的通称）的庄园。我常想，如果一百年前的三个穷人能够在这里开垦，站住脚跟，那么，我们这些幸福的后辈、新社会的主人，怎么能够不彻底征服风沙，夺取更多的土地，创造史无前例的高产呢？”

“您想的就是这个？”

“嗯。”

谢力甫失望地啜嚅着：“张口就是一百年以前……这算什么思想？”

于是铁木耳明白了，对于副主任，只有报上登的才是“思想”，而自己想的，根本不算思想！

“譬如说，”谢力甫抓住铁木耳的衣袖，继续追问，“也许你们队有订报纸的吧？”

“有。”铁木耳点点头，捏着手指计算着，“生产队订了两份，社员个人还有

六户。”

亚夏（亚夏：维语，本意为生存，表示欢呼时通译万岁）！他总算说了个“有”字！

“太好了，真好！这就对了！你们订的报不少！报上那些法家的文章大家总是看了嘛，这就推动了你们的工作！不学法家，你们能治沙、开荒吗？不管你们是否意识到，不管你们主观上怎样想，事实就是如此！”谢力甫狂喜地推演着，眼睛发亮。

“法家？”铁木耳又说了，“我们看报的人不看这个。您说的那个法家文章，邮递员一送到，我们就把它裁成二指宽的小纸条。”

“干什么？”

“卷莫合烟。”

谢力甫走后，一直在场的小会计谢米什丁说：“队长哥，您为什么那样回答呢……他生气了。”

“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事实当然是事实。可谢力甫哥是从自治区来的……他认识的人很多……上边来的人经常由他接待……您应该注意关系呵！”还是张孩子脸的谢米什丁，这样好意地提醒着。

铁木耳瞪大了眼睛，严肃地、有些悲哀地直视着他。这目光使小会计不自在起来。

“哼！怪事也和鸟儿一样，往往成对成双。”

“什么怪事？”谢米什丁没懂。

“第一，一个共产党员向另一个共产党员说了实话，就能使那个党员肚子发胀。第二，一个十九岁的娃娃却比成年人还老于世故！”

谢米什丁喇地红了脸。

二

“谢力甫书记，谢力甫主任！”

“谢力甫主任，谢力甫书记！”

谢力甫在铁木耳那儿碰了钉子，一脸晦气，心里骂着：“真是个不可救药的

泰推尔！”好半天也没听见这急切、亲热的叫喊声。等他止步的时候，一个砸蒜锤子似的圆柱形的头出现在面前，两眼紧挤着鼻梁，脸上堆着一弹就能掉下来的笑容，这是六队社员哈皮孜。他抚胸屈身，恭敬地行礼。

“书记，请到寒舍一坐，请赏光，已是中午了，主任！”哈皮孜的声调曲回婉转，似是发自一张转速多变的唱片。

谢力甫党内没有职务，行政上只是副职。他明知哈皮孜在假意奉承。但是，谁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学的规律，那口口声声“书记”和“主任”的称唤，仍然是赏心悦目。就这样，谢力甫舒舒服服地坐到了哈皮孜的饭单近旁。

哈皮孜三十三岁，原本是供销社的售货员，因为贪污和陷害别人，在“四清运动”中被除名。他有五个孩子，生活相当紧。但他不好好劳动，差不多把全部精力用在寻找、制造和利用纠纷上。今天给这个干部递呈子，明天给那个领导送状子。他到处编造谣言，诽谤妨碍他的人，同时又到处讨好，赔笑献殷勤，设法靠近可能对他有助的人。遇到早衰的老婆恶言相骂的时候，他高声宣告：“我自来就不是农民！我生下不是为抡砍土镩。只要坚持，用筷子也可以挖口井！我名叫哈皮孜，你好好记住！”“我名叫……”云云，犹言“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咱们走着瞧！”

饭单旁，哈皮孜投其所好，严厉抨击了铁木耳。他指责铁木耳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保守僵硬、不能适应形势的落伍者，是糟朽如棉的木头，是一捅就破的熟过了劲的哈密瓜，是过期失效的电影票……

听到这一套妙喻，谢力甫像三伏天喝了一碗用坎儿井（坎儿井：吐鲁番盆地挖修地下渠道用的井，深者可达数十米，夏日其水甚凉）水搅拌的酸牛奶。

对哈皮孜，谢力甫早有所知。两年之内，他收到过他的七封控告信。最近，他又送来了一份长达十三页的题为“学习吕后先进事迹”的心得，只是因为他写的文字错误百出，一直没有细读。这次回去，他重新拾起，透过文理不通的尘沙，他发现了黄金！特别是这篇关于吕后的心得，虽然题名不伦不类，史料驴唇不对马嘴，仍然放射着勇敢和敏锐的光。难得有这样的有心人！

三

谢力甫写材料，案头上摆满了梁效、罗思鼎、唐晓文、初澜之类的堂皇文章。而谢米什丁那几页揉皱了的工作总结，实在太寒碜了。其实在这几页纸中，他可摘取的不过是两三个数字。至于思想、格式到每个具体提法，全靠从这些来头很大的文章中引进。经他苦心操作，这份材料便成了不折不扣的翻案文章，六队的增产被说成是一些先进分子（指哈皮孜）对保守分子（指铁木耳）斗争的结果。材料提到了吕后对农民的启迪和鼓舞，列举了三个回合、五条体会。总之，材料写得很漂亮，对于“理论家”来说，写的是合乎规格的“实际”，对于实际工作者，写的是高、新、深的“理论”。

铁木耳断然拒绝承认和宣读这份材料。这才好呢，不顾公社党委书记反对，参加会议的代表被谢力甫指定为哈皮孜。为了使此人壮观一些，副主任指令谢米什丁支借给哈皮孜十五元钱，让他做了套新衣。

哈皮孜好美，他发了言，吃了包子抓饭，照了相，看了文工团演出，带着奖状回来了。

弄巧成拙。哈皮孜宣读的、出自谢力甫手笔的材料，由于太不凡，受到州委领导同志的注意。对于不喜欢读梁效长文的领导同志，这份材料新得出奇、高得可疑，他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这个问题。

于是，农工部长带着一名干事来到六队。部长发现，六队社员既不知晓材料的内容，更不明白怎么是哈皮孜代表他们去开会。听了材料全文以后，一个个茫然莫解。

“这是说的哪里的事？”一个老人问。

“就说的咱们队呀！”一个青年答。

“我的孩子，”老人生气了，胡子撅了起来，“对老头子是不兴这样寻开心的！”

有个年老的木匠，矮身量，圆眼睛炯炯有光，面色红润，银须飘拂，体态和举止十分洒脱。他用一种唱歌一样的、浑厚的嗓音向部长和干事问道：“请问，究竟是马匹拉犁耕地，还是马身上的虻蝇拉犁耕地？”

“老人家，您的意思是……”

“听了您的材料，我怀疑，是不是有一天会请虻蝇来拉犁，是不是毛驴子会长出犄角充当百兽之王，而我们的坎儿井会不会翻转过来，变成矗立七天（七天：伊斯兰教认为天有七重，犹汉语之九天）的宝塔？”

“他是谁？”部长询问，知道了发问的这位老木匠便是鼎鼎大名的莱提甫科兹克威（莱提甫科兹克威：莱提甫是名字，科兹克威是称号，含义为幽默、逗人笑的人）。与铁木耳及现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库德来提一样，他们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是恶霸地主艾力的长工，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忘年之交。莱提甫因为善讲笑话而名扬四方，方圆百十千米，为了请到他光临某个喜庆聚会，需要事先“挂号”排队呢。

部长和干事在六队待了十天，参加劳动，广泛接触了社员和干部，回去以后，给州委常委写了一个报告。州委通报批评了那份材料歪曲事实，收回了哈皮孜的奖状，重新隆重地给六队发了奖。公社党委写了检查，并对谢力甫进行了严肃批评。

六队全体社员由铁木耳队长率领，敲着手鼓，吹着唢呐，载歌载舞，到公社去迎接那闪闪发光的、用汉文和维吾尔新文字写着“学大寨、迈大步”两行大字的奖状。州委农工部长与公社党委书记跟铁木耳热烈握手。铁木耳激动地向社员们说：

“党了解我们，党关心和鼓舞我们，我们绝不辜负党的期望！”

是的，他们没有辜负党的期望。这年，他们的产量跨过了“黄河”。“向‘长江’（黄河、长江：《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不同地区应达到的粮食亩产量）进军”的口号响彻六队的每一块田亩，每一间住宅。

四

到了一九七六年，年初就刮起了一阵风。风是个厉害的东西，它可以吹干幼苗，摇落铃蕾，卷起黑沙，迷住许多人的眼睛。然而，也恰是在狂风里，我们看到了傲然屹立的苍松、挺拔俊秀的白杨和保护着我们的母亲——大地沃土的众多的、不知名的劲草……

前边已经提到，铁木耳的另一个战友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库德来提。库德来提年近五十，须发褐黄，腰板挺直，不论什么姿势，总像铜铸般稳定有力。大跃

进的时候，他是有名的标兵，去过北京，见过毛主席。自打解放军进疆，他一直担任基层干部。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他更加成熟了。

但是，一九七六年初的风也时而使他透不过气。他一面深锁双眉看报、听广播，一面警惕地注意着周围动向。哈皮孜又闹腾上了，说什么一九七五年夏收回奖状一事是个“右倾回潮”的“反革命事件”。谢力甫也一股脑儿地推翻了公社党委对他的批评，在公社第一把手被调去学习之后，他成了临时负责人，采取了一系列找别扭的措施，其中一条就是直接任命哈皮孜为六队的副队长。

这一任命引起了强烈愤慨。库德来提受党支部委托去找谢力甫，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不同意这个任命。那是个品质恶劣的人……”

谢力甫剔剔指甲，抖抖衣角，莞尔一笑：“离开路线谈什么品质？”

“请问，什么叫正确路线呢？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从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的最大利益出发……”

“等等。”谢力甫打断了库德来提，从案头拿起一本刊物，边读边讲解，声调抑扬顿挫，模样活像一个给人间带来福音的天使。

他强调：“谁领会上面的意图快，”他五指并拢，将手掌向上一伸，“谁就站在了前面，谁就得胜。相反，只能靠边、挨打。你是老干部了，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看来，要虚心向哈皮孜同志学习噢！”

“向哈皮孜学习？”库德来提差点没喊起来，“我要向您汇报，哈皮孜好逸恶劳，谎话满嘴，挑拨离间，邪门歪道，早在一九六五年……”

他说不下去了。谢力甫根本不听，转身拿起了一支红铅笔去圈点报刊文章，把脊背给了他。

谢力甫专心圈点。他拉开抽屉，拿出友人寄来的清华大字报汇编。在这个远乡僻壤，这乃是他独占的灵光。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机会提供在面前，他绝不能让已经栖落在额头上的幸福鸟展翅飞走。他笑了，抬起了头，才发现库德来提已经不在。他轻蔑地撇撇嘴，让这些农村干部领会精神就好比在磨盘上钻孔还难！一种先知们特有的寂寞感轻搔着他的心。

哈皮孜来了，来得正是时候，他把“汇编”拿给哈皮孜。

“可我们这里还是一潭死水！”哈皮孜抱怨道。

“所以需要你这鱼儿，掀它几个浪花！”

五

夜间，库德来提主持例行的碰头会。一阵狗叫，随着急促而凶猛的脚步声，哈皮孜进来了。他眼球外凸，一脸肃杀之气。

“出事了！”他宣告，气喘吁吁。

大队干部们紧张起来。

“今天开队委会，我才讲了半个钟头，铁木耳队长没等我说完抬腿就走了……”

原来如此。

第二天同样时间，哈皮孜又满头大汗，面红耳赤，闯入了大队。这天晚上，他给社员“辅导”，在被辅导的人们筋疲力尽，会上传出了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鼾声之后，队长起立宣布了散会，社员一哄而散，谁也不理会哈皮孜“不要走！不要走”的叫喊。

为了表示公正，哈皮孜说：“只有莱提甫留在了会场，并向我提出了一些关于吕后的问题，要求我对他个别辅导，他这种热心学法家的精神，值得表扬。”

第三天……第四天……哈皮孜天天夜间来告铁木耳的状。鸡毛蒜皮，狗扯羊肠，没完没结而又危言耸听，好似出了人命案。他一再威胁的口吻对库德来提说：“谢力甫主任指示，有事就来找您，您有支持我的工作的责任。”例行的碰头会无法进行，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书记不发话，别人又不好把他撵出去。

第七天，哈皮孜又给全队社员辅导。莱提甫木匠抱着一只猫进了会场。这猫，个儿非常大，黄皮棕花，绿眼幽幽。它伏在木匠的膝头，一个女孩子伸过手来想要抱它，它弓腰伸爪，胡须耷开，“匹什——”发出一声强有力的、野性的、令人毛骨瘁瘁的“喷嚏”，那个女孩子惊叫了起来。

莱提甫周围开上了小会。老人介绍说，这只母猫靠喷气吓退“来犯者”。还说，这只猫肚量大，又善偷，左邻右舍的奶油、汤面，它经常吃剩碗底。燕子、黄鸟、蜜蜂、蟋蟀，那些会飞、会爬的活物也逃不出它的利爪。春天它下了一窝三只小猫，一小时后，它把自己的小崽咯吱咯吱地吃到了肚里。

莱提甫的叙述使听众倒吸冷气。一些女社员咧着嘴，打起寒战。还有几个娇气的姑娘捂上眼睛呻吟起来。